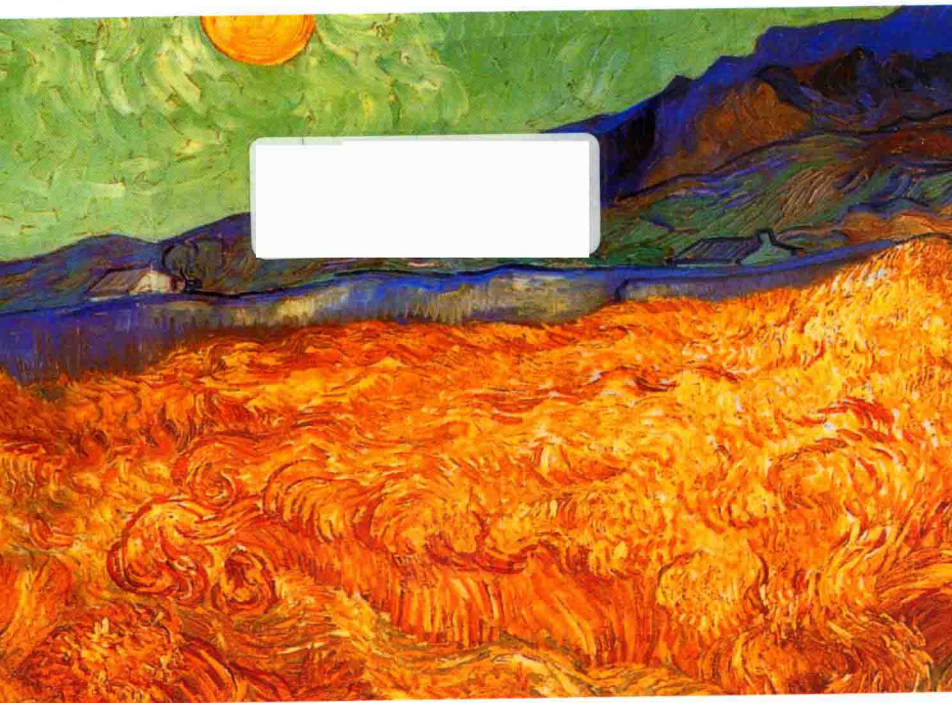


大家小文

「遗世独立」

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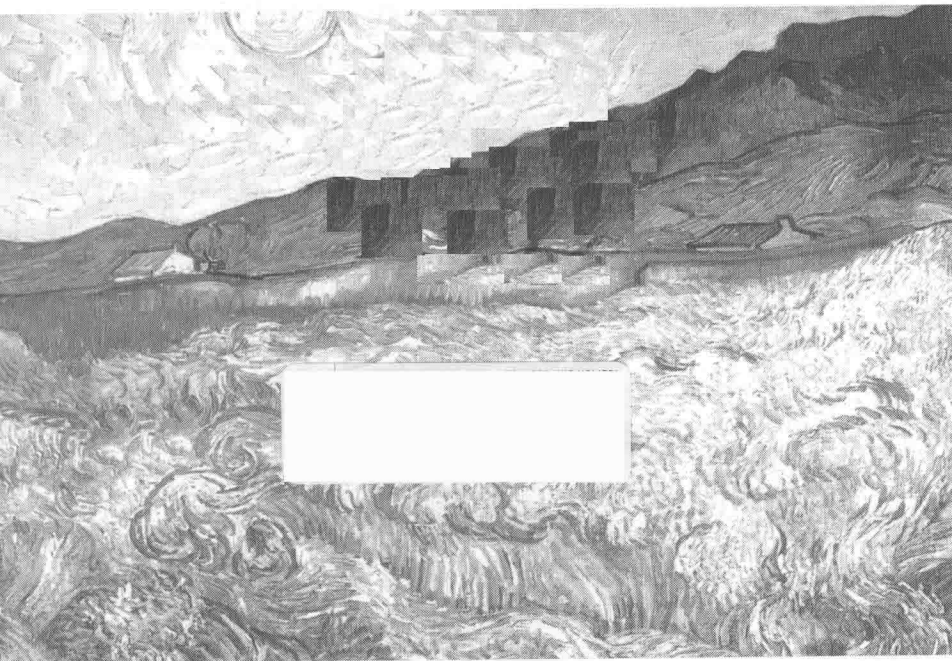
汕頭大學出版社

大家小文

「遗世独立」

④

杜志建 / 主編



汕頭大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家小文.4 / 杜志建主编. -- 汕头: 汕头大学出版社, 2017.4

ISBN 978-7-5658-3073-0

I. ①大… II. ①杜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49087 号

大家小文.4

DAJIA XIAOWEN.4

主 编: 杜志建

责任编辑: 邹 峰

责任技编: 黄东生

封面设计: 仙 境

出版发行: 汕头大学出版社

广东省汕头市大学路 243 号汕头大学校园内 邮政编码: 515063

电 话: 0754-82904613

印 刷: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mm × 1240mm 1/32

印 张: 9.5

字 数: 270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9.80 元

ISBN 978-7-5658-3073-0

发行 / 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 / 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56 号 3 栋 9A 室
邮政编码 / 510075 电话 / 020-37613848 传真 / 020-37637050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〔最故事〕

宗月大师 / 老舍	002
蹦蹦跳跳的游戏 / 余华	006
阿菊算命 / 简媜	010
打错了 / 刘以鬯	014
石榴 / [日本] 川端康成	017
一个孩子的星星梦 / [英国] 狄更斯	021
香伯 / [新加坡] 尤今	025
街头三女人 / 木心	028
龙虾复仇记 / [美国] 伍迪·艾伦	032
野蔷薇 / [日本] 小川未明	036
狐狸的母爱 / [加拿大] 欧·汤·西顿	039
小猎人 / [波兰] 布鲁诺·舒尔茨	044
沙滩 / 废名	048
两分硬币 / [日本] 黑岛传治	052
看画 / [美国] 马克·吐温	057
小王子 / 周芬伶	060
獾鼻 / [苏联] 康·帕乌斯托夫斯基	064

风雪夜缘 / 方英文	067
战马 / [英国] 麦克·莫波格	071
半张纸 / [瑞典] 斯特林堡	075
罗生门 / [日本] 芥川龙之介	078
两个得到安慰的人 / [法国] 伏尔泰	083

「黑幽默」

狗事 / 陈忠实	086
青龙偃月刀 / 韩少功	088
审丑 / 严歌苓	091
物质还原 / 黄永玉	094
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 / [美国] 欧·亨利	098
保护人 / [法国] 莫泊桑	102
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 / [丹麦] 安徒生	105
华威先生 / 张天翼	109
强盗的苦恼 / [日本] 星新一	112
胖子和瘦子 / [俄国] 契诃夫	116
路灯和我们的街 / [土耳其] 阿·涅辛	119
我是小偷 / [印度] 拉斯金·邦德	122
广告的受害者 / [法国] 左拉	126
小鬼如何将功抵过 / [俄国] 列夫·托尔斯泰	129
河里漂来的幸福 / [日本] 岛田洋七	133
寻根者 / [智利] 聂鲁达	136
刻在树上的记号 / [日本] 都筑道夫	139
巴尔塔萨的一个奇特的下午 / [哥伦比亚] 马尔克斯	142
走开! / [法国] 玛格丽特·杜拉斯	146

七信使 / [意大利] 迪诺·布扎蒂	148
安居 / [法国] 都德	153
扫出来的兴 / 温瑞安	156

[狂人说]

童言无忌 / 张爱玲	160
大地上的事情 / 茅岸	165
密思 / 亦舒	170
镜子与面具 / [阿根廷] 博尔赫斯	173
向书致谢 / [奥地利] 茨威格	177
摆渡 / 高晓声	180
两百年后的世界 / 刘慈欣	182
时间断想 / 赵丽宏	185
对潘西中学的告别 / [美国] 塞林格	188
巴黎隐士 / [意大利] 卡尔维诺	192
同居者 / [马来西亚] 黎紫书	195
榕树与公路 / 许达然	197
沙漠 / [法国] 纪德	200
我的梦中城市 / [美国] 德莱塞	203
死 / [日本] 黑泽明	206
信仰 / [日本] 武田泰淳	210
读书是一种享受 / [英国] 毛姆	212
裁判所 / [英国] 王尔德	215
我在 / 张晓风	217
煤桶骑士 / [奥地利] 卡夫卡	220
树桩 / [德国] 于尔克·舒比格	223

山·注视 / [法国] 勒克莱齐奥	226
老鼠应该有一个好收成 / 刘亮程	230

[无概念]

我不想去上学了 / [土耳其] 奥尔罕·帕慕克	234
一滴水经过丽江 / 阿来	237
野店 / 臧克家	240
莲池老人 / 贾大山	244
猫冢 / 宗璞	248
断崖 / [日本] 德富芦花	252
看人 / 贾平凹	256
晒月亮 / 池莉	258
太阳的话 / [日本] 岛崎藤村	260
水 / [法国] 弗朗西斯·蓬热	263
山羊会有的一生 / 李娟	265
爱吃的女人 / 蔡澜	269
在广阔的荒野中 / [日本] 村上春树	272
湖 / [瑞士] 罗伯特·瓦尔泽	274
怀表，很老很老了 / 骆文	277
春联儿 / 叶圣陶	279
在森林里种首歌 / 张曼娟	282
饿 / 刘半农	285
深夜 / [俄国] 布宁	288

「最 故事」

夜里的街道

空旷

突然飘起了两把伞

试图进入

某人的梦里



宗月大师

老舍

在我小的时候，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。我九岁才入学。因家贫体弱，母亲有时候想教我去上学，又怕我受人家的欺侮，更因交不上学费，所以一直到九岁我还不识一个字。说不定，我会一辈子也得不到读书的机会。因为母亲虽然知道读书的重要，可是每月三四吊钱的学费，实在让她为难。母亲是最喜脸面的人。她迟疑不决，光阴又不等待任何人，荒来荒去，我也许就长到十多岁了。一个十多岁的贫而不识字的孩子，很自然地会去做个小买卖——弄个小筐，卖些花生、豌豆、樱桃什么的，要不然就是去做学徒。母亲很爱我，但是假若我能去做学徒，或提篮沿街卖樱桃而每天赚点钱，她或许就不会坚决地反对。穷困比爱心更有力量。

有一天，刘大叔偶然来了。我说“偶然”是因为他不常来

老舍(1899—1966)，男，原名舒庆春，北京人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。曾被授予“人民艺术家”称号。主要作品有《骆驼祥子》《茶馆》《正红旗》等。

看我们。他是个极富的人，尽管他心中并无贫富之别，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，几乎没有工夫来看穷朋友。一进门，他看见了我。“孩子几岁了？上学没有？”他问我的母亲。他的声音是那么洪亮（在酒后，他常以学喊俞振庭的《金钱豹》自傲），他的衣服是那么华丽，他的眼睛是那么亮，他的脸和手是那么白嫩肥胖，使我感到我大概是犯了什么罪。我们的小屋、破桌凳、土炕，几乎禁不住他声音的震动。等我母亲回答完，刘大叔马上决定：“明天早上我来，带他上学，学钱、书籍，大姐你都不必管！”我的心跳起多高，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！

第二天，我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，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。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，在离我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。庙不甚大，充满了各种气味：一进山门先有一股大烟味，紧跟着便是糖精味（有一家熬制糖球糖块的作坊），再往里是厕所味和别的臭味。学校在大殿里，大殿两旁的小屋住着道士和道士的家眷。大殿里很黑、很冷，神像都用黄布挡着，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。学生都面朝西坐着，一共有三十来人。西墙上有一块黑板——这是“改良”私塾。老师姓李，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。刘大叔和李老师“嚷”了一顿，然后教我拜圣人及老师。老师给了我一本《地球韵言》和一本《三字经》，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。

自从做了学生以后，我时常到刘大叔的家中去。他的宅子有两个大院子，院中几十间房屋都是出廊的。院后，还有一座相当大的花园。宅子的左右前后全是他的房屋，若是把那些房子齐齐地排起来，可以占半条大街。此外，他还有几处店铺。每逢我去，他必招呼我吃饭，或给我一些我没有见过的点心。他不因我是一个苦孩子而冷淡我，他是阔大爷，但是他不以富傲人。

在我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的时候，刘大叔又来帮忙。这时候，他的财产已大半出了手。他是阔大爷，他只懂得花钱，而不知道计算。人们吃他，他甘心教他们吃；人们骗他，他付之一笑。他的财产有一部分是卖掉的，也有一部分是被人骗了去的。他不管，他的笑声依旧是洪亮的。

到我中学毕业的时候，他已一贫如洗，什么财产也没有了，只剩了那

个后花园。不过，在这个时候，假若他肯用用心思，去调整他的产业，他还能有办法教自己丰衣足食，因为他的好多财产是被人家骗了去的。可是，他不肯去请律师，贫与富在他心中是完全一样的。假若在这时候他不再随便花钱，他至少可以保住那座花园和城外的地产。可是，他好善。尽管他自己的儿女受着饥寒，尽管他自己受尽折磨，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、粥厂等慈善事业。他忘了自己。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我和他过往得最密。他办贫儿学校，我去做义务教师；他施舍粮米，我去帮忙调查及散放。在我的心里，我很明白：放粮放钱不过是延长贫民受苦难的日期，而不足以阻拦住死亡。但是，看刘大叔那么热心，那么真诚，我就顾不得和他辩论，而只好也出点力了。即使我和他辩论，我也不会得胜，人情往往是能战胜理智的。

在我出国以前，刘大叔的儿子死了。后来，他的花园也出了手。他入庙为僧，夫人与小姐入庵为尼。由他的性格来说，他似乎势必走入避世学禅的一途；但是由他的生活习惯来说，大家总以为他不过能念念经，布施布施僧道而已，而绝对不会受戒出家。他居然出了家。在以前，他吃的是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他也嫖也赌。现在，他每日一餐，入秋还穿着件夏布道袍。这样苦修，他的脸上还是红红的，笑声还是洪亮的。对佛学，他有多么深的认识，我不敢说。我却真知道他是个好和尚，他知道一点便去做一点，能做一点便做一点。他的学问也许不高，但是他所知道的都能付诸实行。

出家以后，他不久就做了一座大寺的方丈，可是没有多久就被驱逐出来。他是要做真和尚，所以他不惜变卖庙产去救济穷人。庙里不要这种方丈。一般地说，方丈的责任是要扩充庙产，而不是救苦救难。离开大寺，他到一座没有任何产业的庙里做方丈。他自己既没有钱，还要天天为僧众们找斋饭吃，同时，他还举办粥厂这样的慈善事业。他穷，他忙，他每日只进一顿简单的素餐，可是他的笑声还是那么洪亮。他的庙里不应佛事，赶到有人来请，他便领着僧众给人家去啣真经，不要报酬。他整天不在庙里，但是他并没忘了修持。他持戒越来越严，对经义也深有所获。他白天在各处筹钱办事，晚间在小室里做功课。谁见到这位破和尚，也不会想到他曾是个在金子

里长起来的阔大爷。

去年，有一天他正给一位圆寂了的和尚念经，忽然闭上眼就坐化了。火葬后，人们在他的身上发现许多舍利。

没有他，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；没有他，我也许永远想不到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。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，我不知道。但是，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。我在精神上、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，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，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，正像在三十五年前，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！

他是宗月大师。



蹦蹦跳跳的游戏

余华

在街头的一家专卖食品和水果的小店里，有一张疲惫苍老的脸，长年累月和饼干、方便面、糖果、香烟、饮料们在一起，像是贴在墙上的陈旧的年历画。这张脸的下面有身体和四肢，这张脸的主人叫林德顺。

现在，林德顺坐在轮椅里，透过前面打开的小小窗口，看着外面的街道。一对年轻的夫妇站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，他们都是侧身而立，他们中间有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。男孩穿着很厚的羽绒服，戴着红色的帽子，脖子上扎着同样红色的围巾。

现在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，男孩却是一身寒冬的打扮。

他们三个人站在街道的对面，也就是一家医院的大门口，他们安静地站在嘈杂进出的人群中间，作为父亲的那个男人双

余华（1960—），男，浙江杭州人。中国当代著名作家。主要作品有《活着》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《世事如烟》等。

手插在口袋里，侧着脸始终望着大门里面的医院。他的妻子右手拉着孩子的手，和他一样专注地望着医院，只有那个男孩望着大街，他的手被母亲拉着，所以他的身体斜在那里。男孩的眼睛欢欣地注视着街道，他的头颅不停地摇摆着，他的手臂也时常举起来指点着什么，显然他还在向他的父母讲述，可是他的父母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

过了一会儿，男孩的父母迎向了医院的大门，林德顺看到一个发胖的护士和他们走到了一起，站住脚以后，他们开始说话了。男孩的身体仍然斜着，他仍然在欢欣地注视着街道。

那个护士说完话以后，转身回到了医院里面。男孩的父母这时候转过身来了，他们拉着儿子的手小心翼翼地走过街道，来到了林德顺小店的近旁。父亲松开儿子的手，走到林德顺的窗口，向里面张望。林德顺看到一张满是胡子茬儿的脸，一双缺少睡眠的眼睛已经浮肿了，白衬衣的领子变黑了。林德顺问他：“买什么？”

他看着眼皮底下的橘子说：“给我一个橘子。”

“一个橘子？”林德顺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
他伸手拿了一个橘子：“多少钱？”

林德顺想了想后说：“给两毛钱吧。”

他的一只手递进来了两毛钱，林德顺看到他的袖管里掉出了几个毛衣的线头来。

当这位父亲买了一个橘子转回身去时，看到那边母子两人正手拉着手，在人行道上玩着游戏。儿子要去踩母亲的脚，母亲则一次次地躲开儿子的脚，母亲说：“你踩不着，你踩不着……”

儿子说：“我能踩着，我能踩着……”

这位父亲就拿着橘子站在一旁，看到他们蹦蹦跳跳地玩着游戏，直到儿子终于踩到了母亲的脚，儿子发出胜利的喊叫：“我踩着啦！”

父亲才说：“快吃橘子。”

林德顺看清了男孩的脸，当男孩仰起脸来从父亲手中接过橘子的时候，

林德顺看到了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，可是男孩的脸却是苍白得有些吓人，连嘴唇都几乎是苍白的。

然后，他们又像刚才在街道对面时一样安静了，男孩剥去了橘子皮，吃着橘子在父母中间走去了。

林德顺知道他们是送孩子来住院的，今天医院没有空出来的床位，所以他们就回家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林德顺又看到了他们，还像昨天一样站在医院的大门口，不同的是这次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向医院里面张望，母亲和儿子手拉着手，正高高兴兴地玩着那个蹦蹦跳跳的游戏。隔着街道，林德顺听到母子两人喊叫：“你踩不着，你踩不着……”

“我能踩着，我能踩着……”

母亲和儿子的声音里充满了欢乐，仿佛不是在医院的门口，而是在公园的草坪上。男孩的声音清脆悦耳，在医院门口人群的杂声里，在街道上车辆的喧嚣里脱颖而出：“我能踩着，我能踩着……”

接着，昨天那个发胖的护士走了出来，于是这蹦蹦跳跳的游戏结束了，父母和孩子跟随着那个护士走进了医院。

大约过了一个星期，也是上午，林德顺看到这一对年轻的夫妇从医院里走了出来。两个人走得很慢，丈夫搂着妻子的肩膀，妻子将头靠在丈夫的肩上，他们很慢很安静地走过了街道，来到林德顺的小店前，然后站住脚，丈夫松开搂住妻子的手，走到小店的窗口，将满是胡子茬儿的脸框在窗口，向里面看着。林德顺问他：“买一个橘子？”

他说：“给我一个面包。”

林德顺给了他一个面包，接过他手中的钱以后，林德顺问了他一句：“孩子好吗？”

这时候他已经转过身去了，听到林德顺的话后，他一下子转回脸来，看着林德顺，说：“孩子？”

他把林德顺看了一会儿后，轻声说：“孩子死了。”

然后他走到妻子面前，将面包给她，说：“你吃一口。”

他的妻子低着头，像是看着自己的脚，披散下来的头发遮住了她的脸，她摇摇头说：“我不想吃。”

“你还是吃一口吧。”她的丈夫继续这样说。

“我不吃。”她还是摇头，她说，“你吃吧。”

他犹豫了一会儿后，笨拙地咬了一口面包，然后他向妻子伸出了手，他的妻子顺从地将头靠到了他的肩上，他搂住了她的肩膀，两个人很慢很安静地向西走去。

林德顺看不到他们了，小店里的食品挡住了他的视线，他就继续看着对面医院的大门，他感到天空有些暗下来了。他抬了抬头，知道快要下雨了。他不喜欢下雨，他就是在在一个下雨的日子里倒霉的。很多年以前的一个晚上，在滴滴答答的雨声里，他抱着一件大衣，上楼去关窗户，走到楼梯中间时突然腿一软，接着就是永久地瘫痪了。现在，他坐在轮椅上。

阿菊算命

简媃

阿菊偷偷去算命，她想知道，她公公什么时候会死。

八十一岁的公公两年前中风，原本赁居在外的他回家找子女。那时，阿菊刚送走罹癌两年的婆婆不到一年，一口气还没喘够。阿菊的儿子考上大学搬了出去，女儿上高中，先生被公司派到大陆当干部，阿菊自己也刚度过最难受的更年期，家中只剩她与女儿。阿菊原本盘算重回自己的生活轨道，到社会大学上课，学太极拳，把自己的寡母接来住一阵子，好弥补分离多年的母女亲情——阿菊非常爱她的妈妈。

就在这时候，公公中风住院了，他的两儿两女在病房外商量往后怎么办。两个女儿端出事不关己的样子，一个说要去上厕所，一个说要去看看爸一下，不久联手背起包包说要先回去了，免得塞车。只剩两个儿子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阿菊事先声明：

简媃（1961—），女，生于台湾宜兰。中国当代著名作家。曾获吴鲁芹散文奖、时报文学奖等。主要作品有《女儿红》《梦游书》《水问》等。